

# 《诗经》十讲



傅斯年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 《诗经》十讲

傅斯年 著

吴青山 整理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诗经》十讲 / 傅斯年著; 吴青山整理. -- 北京:  
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5  
ISBN 978-7-5104-6224-5

I. ①诗… II. ①傅… ②吴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诗  
歌研究 IV. ①I207.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3463号

## 《诗经》十讲

---

作 者: 傅斯年 著 吴青山 整理

责任编辑: 余守斌

版式设计: 魏芳芳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王宝根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nwpcd@sina.com](mailto:nwpcd@sina.com)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96 千字 印张: 6.25

版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224-5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记录时代的精神印记

## 目 录

001 叙 语

003 **第一讲**

**泛论《诗经》学**

012 一、西汉《诗》学

013 二、《毛诗》

015 三、宋代《诗》学

018 四、明季以来的《诗》学

019 五、我们怎样研究《诗经》

025 **第二讲**

**《周颂》**

026 《周颂》说（附论鲁、南两地与《诗》《书》之来源）

067 **第三讲**

**《大雅》**

- 067 一、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 
068 二、《大雅》的时代  
072 三、《大雅》之终始  
073 四、《大雅》之类别

077 **第四讲**

**《小雅》**

- 077 一、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何以异  
079 二、《小雅》之词类  
082 三、“雅者政也”  
082 四、《雅》之文体

085 **第五讲**

**《鲁颂》《商颂》述**

- 087 一、《商颂》是宋诗  
089 二、《商颂》所称下及宋襄公  
096 三、《商颂》非考父作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01 | <b>第六讲</b>    |
|     | <b>《国风》</b>   |
| 101 | 一、“国风”一词起来甚后  |
| 102 | 二、四方之音        |
| 107 | 三、“诸夏”和《国风》   |
| 110 | 四、起兴          |
| 113 | <b>第七讲</b>    |
|     | <b>《国风》分叙</b> |
| 113 | 一、《周南》《召南》    |
| 118 | 二、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   |
| 124 | 三、《王》         |
| 125 | 四、《郑》         |
| 128 | 五、《齐》         |
| 129 | 六、《魏》         |
| 130 | 七、《唐》         |
| 132 | 八、《秦》         |
| 133 | 九、《陈》         |
| 134 | 十、《桧》         |
| 135 | 十一、《曹》        |
| 135 | 十二、《豳》        |

- 137 **第八讲**  
**《诗》时代**
- 138 一、周诗系统
- 140 二、非周诗
- 141 《诗》地理图
- 142 《诗》之影响
- 145 **第九讲**  
**论所谓“讽”**
- 157 **第十讲**  
**《诗三百》之文辞**
- 193 编后记



## 叙 语

下列关涉《诗经》之讲义十篇，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（一九一八）年十二月，共《周颂》一篇，十一月所写，论文辞之一节，次年一月所补也。日中无暇，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，一日之劳，已感倦怠，日之夕矣，乃须抽思，故文辞不遑修饰，思想偶涉枝节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，事既同于谈话，理无取乎断饰，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，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，聊借此意自解而已。其中颇有新义，深愧语焉不详，此实初稿，将随时删定，一年之后，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。此为论经之上卷，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《诗经》而设，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，下卷则谈《诗经》旁涉所及之问题，均非今年所能写就。若所写就

者，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。

“诗三百篇”自是一代文辞之盛，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，扬之者以为超越李、杜，皆非其实。文学无所谓进步，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。故一诗之美，可以超脱时间，并非后来居上；而一体之成，由少而壮，既壮则老，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。《诗经》之辞，有可以奕年永世者，《诗经》之体，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，则亦时代为之耳。欣赏之盛，尽随主观，鸠摩罗什有言，嚼饭与人，乃令呕啐。故讲习《诗经》最宜致力者，为文字语言之事，兹编未之及，留待中卷，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。若论文辞一节，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，恐去讲章无几，删之亦可也。

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》拟目中三节涉及《诗经》者（第二篇四、五、八），即以此卷代之。此卷所论为叙录《诗经》，文学史中所应述说，理非二事，故不别作。

（民国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

## 第一讲

# 泛论《诗经》学

《诗经》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，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。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，但由古到今，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，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，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，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。

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：《诗三百》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，在《商颂》；有到陈灵公者，在《陈风》；若“胡为乎株林从夏南”为后人之歌，则这篇诗尤后，几乎过了春秋中期，到后期啦。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，《周颂》中无韵者大约甚早，但《周颂》断不是全部

分早，里边有“自彼成康奄有四方”的话。传说则《时迈》《武》《桓》《赉》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（《国语》《左传》），但这样传说，和奚斯作《鲁颂》，正考父作《商颂》，都靠不住；不过《雅》《颂》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，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。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，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，经好多变化，才著竹帛：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，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，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。《豳风·七月》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。《风》中一切情诗，有些或可考时代者，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，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（如“吾车既工”之吾改为我，石鼓文可证，吾、我两字大有别），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，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，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，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？不过《国风》中除《豳》《南》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，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，若列国之分，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，如邶、鄘、卫、唐等名，则辞虽甚后，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

甚早的历史了。约而言之，《诗三百》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，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，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。那么，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，则这些事不难考定，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《国语》一部宝贝，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，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，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。但我们现在若求知《诗》在春秋时的作用，还不能不靠这部书，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。我想，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论《诗》材料之用：凡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和毛义相合者，置之，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狽作用，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；凡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，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，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。我们读古书之难，难在真假混着，真书中有假材料，例如《史记》；假书中有真材料，例如《周礼》；真书中有假面目，例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；假书中有真面目，例如东晋伪《古文尚书》。正若世事之难，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，“泾以渭浊”，论世读书从此麻烦。言归正传，拿着《左传》《国

语》的材料求《诗》在春秋时之用，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，但凭一时记忆所及，《左传》中引《诗》之用已和《论语》中《诗》之用不两样了。一、《诗》是列国士大夫所习，以成词令之有文；二、《诗》是所谓“君子”所修养，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。

说到《诗》和孔丘的关系，第一便要问：“孔丘究竟删《诗》不？”说删《诗》最明白者是《史记》：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。”这话和《论语》本身显然不合。“诗三百”一辞，《论语》中数见，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。如果删《诗》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，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。且看《论语》所引《诗》和今所见只有小异，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，遑有删《诗》之说，《论语》《孟》《荀》书中俱不见，若孔子删《诗》的话，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？所以太史公此言，当是汉儒造作之论。现在把《论语》中论《诗》引《诗》

的话抄在下面。

### 《学而》

1 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

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### 《为政》

2 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，思无邪。”

### 《八佾》

3 三家者，以雍彻，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4 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’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

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

5 子曰：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

6 子谓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谓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

### 《泰伯》

7 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，启予手。《诗》云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’，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，小子！”

8 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9 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### 《子罕》

10 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

11 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



远而！”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### 《先进》

12 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### 《子路》

13 子曰：“诵《诗三百》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！”

### 《卫灵公》

14 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舞。放郑声，远佞人；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

### 《季氏》

15 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“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”，其斯之谓与？（此处朱